晉察冀日報

民國三十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星期五）

民國廿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創刊 | 第一四二六期 | 定價：報紙每份零售八角 / 報紙每份零售五角

更正

本報三月二十六日（第一四二二期）一版中共晉察冀分局生產運動指示內，五、關於生產紀律，按原稿應為：「論指揮，說幹部……」……又二十五日（一四二一期）一版晉察冀山東軍區……「一週敵寇……」……以敵進我退……為「敵進我進」。

完縣清醒北大悲 爭取「生產先鋒」牌

完縣訊：清醒、北大悲，為了鼓勵大家早起下地，加緊生產，實行了早起掛「生產先鋒」牌的辦法。本月九日，只有清醒一個村就有掛牌婦女二十七人，十一日就到九十餘人，千四號北大悲的幹部先鋒牌，被婦女一家搶去，兒童先鋒牌，他們天天早晨就搶了二十個牌，他的閨女和媳婦後也在這種的鼓勵下，已改變了早晨不做活的習慣。

一分區開群英大會 挑起生產戰鬥的競賽

贈給擁軍模範崔洛唐以「子弟兵的哥哥」稱號

一分區訊：一分區英雄大會，在三月六日召開。楊司令員、王國權同志等均親臨大會，梁專員以興奮愉快的聲音致開幕詞，他說：「我們所舉行的英雄大會，比前清中舉人中狀元還光榮得多。抗戰前，並不是沒有英雄模範的，而是埋沒了。只有共產黨八路軍才能使事業抬頭，生產出這些英雄來。」他說：「這次大會的目的在於發揚英雄模範，交流經驗，使英雄模範變成千百萬……」這時子弟兵戰鬥英雄同志講他去年三個月反「掃蕩」中的戰鬥經過和經驗，並當場宣佈自己的生產計劃。當民兵爆炸英雄李成山……站在會前，大家都不自禁的……起來，許多人都……抗戰前給別人放羊，抗戰後，……在邊區實行減租減息增加工資的政策下，他的生活……[illegible]

[illegible]

雁北專署通令表揚

雁北專署獎勵模範幹部

雁北訊：去年下半年，特別是去年下半年，雁北處在一個嚴重的鬥爭局面下，廣大的雁北人民，團結在共產黨、八路軍和抗日政府的周圍，展開了英勇的鬥爭，湧現出許多英雄模範……[illegible]

贈給擁軍模範崔洛唐家庭

愛護子弟兵的模範

三專區英雄模範評委會贈

[illegible]

「子弟兵的母親」戎冠秀在生產中

今之作

（一）戎冠秀在三八大會上，宣佈自己生產計劃，向大家挑戰。

（二）把自己得來的獎品——氈子、褥子，借給抗屬用。

（三）最早地借了鋤頭，告訴大家快下地[illegible]

（四）親自來耕地

（五）積極學習紡棉花

洛唐哥

——記擁軍模範洛唐家庭

丁克辛　雷行

「洛唐哥，洛唐哥」親切的聲浪隨着山洛唐的蹤跡到處傳播着，子弟兵一見就大聲的喊「洛唐哥」，老百姓見面都爭着稱呼「洛唐哥，洛唐哥」。一分區軍民大會上英雄們拿着酒向他敬酒：「祖國需要洛唐哥三杯」——三專區來專員在英雄大會上宣佈黨政軍民聯合決定贈給洛唐[illegible]，三專區黨政軍民一分區「擁軍模範——子弟兵的母親」，他家被稱爲「擁軍模範家庭」的光榮稱號。他在人們的掌聲和歡呼中從黨政軍民領導者的手中領了四次獎品，獎狀，三百元獎金，兩疋布三斤棉花，當他接過專區英雄模範評判委員會獎給他全家的那寫着「愛護子弟兵的模範」的獎旗時，歡呼的聲浪從前面一直傳到後面去，兩個攝影記者急忙的給他拍了照片，參加過邊區英雄大會的婦女勞動英雄韓鳳齡說：「洛唐哥作的這些事兒啊，比我誰都的也不弱哩」！那些到會的參議員們也讚嘆的說：「模範真是少有，比[illegible]上「[illegible]」一運動人千萬倍，有這樣的擁軍模範，也可見出八路軍的偉大了」！

從洛唐爲什麼受到這樣熱烈的愛戴呢？他穿着不能再破的羊皮襖，戴着二十多年的一個破氈帽，風土把他的臉燻黑了，除開很地二畝，當地十五畝外，全家七口人沒有一塊自己的地，抗戰前他每年都要出去討飯。現在他之所以使人敬愛，使子弟兵們親切的叫他「洛唐哥」，就因爲他對子弟兵有着深切的熱愛，對抗戰有着極崇高的熱情與貢獻。

去年「掃蕩」一開始，分區衛生處×所的「三縣」在他家附兩個病號，一個叫張××，一個叫武××。兩個病號都很重，張不能走動，也吃不了硬東西。洛唐哥天天去收拾炕褥，就叫母親、老婆作些細的東西給他們吃。一做熱飯，先端給張同武××，一天有三頓的時候，也有四頓的時候，張同武××天天說着感激的話。洛唐哥就說：「只要你們好了到前線上打鬼子比什麼都強」！

半月後情況緊了，敵人佔了××家莊子，半夜出來搶糧，洛唐哥急壞了，囑附母親和老婆收拾傢俱，餵着孩子趕快朝山上轉移，他也背上肚痛又腿痛的武××往外走，三里地過了山口，危險小些了，把武××放下，又跑回去背張同，可是他弟弟也病了好幾個月走不動，也得他背，他累得滿身大汗，第四次又把兩個病號和全家的衣被背出來，那時已經天明了，因沒來得及吃飯，肚子餓起來，他又一趟趟的把病號和衣被背到東嶺，自己的小莊上，做了點飯吃，他一想這地方不合適，說不定敵人那時上來，飯都吃不了，於是把病號一個個的背到北邊山溝隱蔽。白天給他們餵飯，晚上怕病號受涼就又背回他們來，雖然燒。隔了兩天，敵人真的上山來了。洛唐哥顧不及母親老婆孩子，就提起把張同武××兄弟衣被一氣背出了丘崗。敵人在不遠的地方搜索，雖然他累的滿身是汗，腿像木頭一樣都硬，累得拚命的背着逃走。快明了，還走不到有人家的地方。母親和孩子幾次跌倒又爬起來走，洛唐哥也因疲勞和饑餓昏迷了。他問張同武××「餓不」，張同武××慚愧的喊了一聲；洛唐哥就在半路上架起大孩子背的鍋做飯吃。沒等吃完，便背上武××再走；因爲敵人不遠，不敢走大道。山道真難走，母親老婆孩子不知滑了多少跤，碗打了，[illegible]的亂滾，母親說的淨浮滑，洛唐哥[illegible]頭上的背說：「嫌呀，背背吧」？母親被在石頭上氣哭了說：「小子！再背走死你了，別管我了，去管同志們和你弟弟吧」！這樣來回四趟的背到半夜才走了十三里，到××崖，人們早已睡了，叫門不開，洛唐哥急壞了，可是他心裡想着：八路軍不興打人不興嚇唬人，他只得苦苦說好，說了半天門才開了，沒有坑，給病號用草鋪鋪，照顧病號睡下。他心裡很難過，回不了家，又沒處去。[illegible]外來回轉着。老婆叫他去吃飯，他端起碗只喝了點稀的就又出去轉着。老婆見他愁着苦臉，又吃不下東西，光在外面轉，就迅心地問他怎麼了。他說：「敵人離這裏不遠，再勤轉換着點，[illegible]好隱蔽背出張同志他們去。」越想越難過，淚像剛才的汗珠一樣流出來。

砰！砰！打了兩聲手榴彈，隨說敵人到了××溝了。××溝離他們才五里多地，洛唐急了，一抹眼叫張同撐着肩膀往上，手裏端着[illegible]的二號瓦盆朝山上走，武××和他弟弟也不能等他回來背了，就自己掙扎着叫小孩子扶着向外跑。他母親和老婆抱着孩子抱着被的孩子慌張的向外跑。洛唐哥把張同放下又回來背武××，武××喊說：「洛唐哥，你真是我們的親哥哥！比親哥還親」！洛唐哥說：「軍民合作，有我就有你們。反正我得先背了你們，才能背我弟弟」。他們到了山上，崔洛唐說：「那邊來源××溫平安，不怕過了[illegible]就[illegible]」，這真是給敵人逼來啊，要上××親的光[illegible]信心的洛唐哥，處在前後敵人的包圍下，思念着子弟兵的病號說：「光我自己好說，你們都是病的，敵人來了不能放就是活呢……」他想着說：「到咱叔伯舅舅家去吧！」洛唐哥搖了搖頭說：「那裏是敵區，到那裏，敵政府去令有影響。」

沉默，許窮的沉默，只有不斷傳來的[illegible]聲驚醒了他。

「去吧！」洛唐哥看看四外冒着煙，人病房的黑煙，看着呻吟着的三個病人，眼前只有兩條路：不是等着叫敵人捉去，就要向舅舅家去。他背起武××走了幾步，幾乎滑倒——這是有名的滑石崗，又陡又滑——「大小子，你來拉着我！」洛唐哥怕病號，就叫那十三歲的孩子放下鍋拉着他走。母親扶着八歲的孩子，抓着石頭走兩步歇下喘一會。他老婆手提着鍋子，背上背着一歲的孩子，抓着石頭一步一步往上爬，[illegible]的傢俱叮噹的響着，走了一天搭半夜，到了舅舅家門。他只說了幾句話，就像死人一樣倒下了。他渾身疼痛，骨節像要散了似的，腿手都不能往那放。剛睡了一會，他又想起來：病號同志的軍裝還沒有換呢。他馬上爬起來，同舅舅找到假鄉長，找了兩身便衣；「這得找兩頂氈帽頭」，假鄉長支吾說：「我[illegible]有戴上就行了」。可是誰能像洛唐哥想的那樣簡單呢？他說：「[illegible]他們都是爲國家抗戰的，[illegible]同志，要是爬山給什麼的風寒上就不受涼了。」洛唐哥給病號換了衣服，[illegible]百斤棒子麵，了預備五天吃的。他借了[illegible]號說附給舅舅，得給病號和自己家吃，我不能照待在這裏，得回家看看，要是棒子吃完了，再想法借一點。好好照顧病同志，不要叫他們挨餓扭頭！」

洛唐哥回家去了。他在軍英大會上講：「我以後的事情：回到家裏，房子沒有燒，門板抗去了，傢俱砸個光，我立刻去檢查公糧，我藏了六百斤公糧，好一粒也沒有少。公糧沒傷，就算我對國家盡心，盡到了責任。我自己的糧食本來摘去了四斗高粱，一斗棒子，千數斤山藥，兩個布、兩斤棉花，四斤鹽，二十斤棒子[illegible]、兩個包袱。「日本真可恨啊」！我想：可是公糧沒有傷，我也就安心了。自己的[illegible]……頭上另外又有一個偽員叫張彙的，來找我了。他是堡在杜洛池家的。偽兒一來，杜洛池丟下碗不管了。三天沒摸到飯吃，一見我就說：「洛唐哥，你救救我啊！」我說：「你不叫我洛唐哥，我也不會再叫你受罪」，我就[illegible]棒子粥，叫他吃個飽，張彙說：「你真是[illegible]救命恩人哪！」待了幾天，我說要過幾天看看他們去；「張彙你可要在家，我的家就讓給你了」。上了[illegible]半個多月吃完的糧，不久了，這怎麼辦呢？[illegible]也帶不出門，糧食也[illegible]不出來，我就和老娘商量：叫兩個大孩子一個十三，一個八歲，每天到山上打柴作飯給病號送飯，老娘六十六了，帶着[illegible]的孩子去要飯，[illegible]好的[illegible]帶回來給病號吃，[illegible]給孩子和娘吃。不管怎麼[illegible]，一定要回來——[illegible]

[illegible]

把菜切了切，東西不多，「我說咱們沒有好的呀！」，「[illegible]不飽，敬人心」，我又得了三天，×所看護長接他們「[illegible]」。送了他們一程，病號說：[illegible]「洛唐哥，[illegible]我沒法報答你呀！」[illegible]共產黨八路軍和老百姓都是一家人，[illegible]就是應該的……。」

「咱們家[illegible]爲什麼得八路軍[illegible]這樣愛護呢」？在大會上他回答道：「就因爲減租了，減息了，咱們[illegible]不受壓迫了，[illegible]生活比過去高過了」。[illegible]共產黨八路軍來了，[illegible]

[illegible]做模範，你把英雄們的[illegible]告訴我吧！……」

三月十四日

戎冠秀回到家裏的時候

洛瀾

北嶽區子弟兵的母親——戎冠秀同志[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自己喝些豆角湯。[illegible]

[illegible]

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一日寫在下盤松

太行區偏城破獲通敵國特巨案

坦白座談供出黨人罪惡

政府寬大為懷分別教育釋放

去年九月，偏城縣國民黨特務[illegible]打入縣政府、公安局、各救會等各級領導機關及高小，利用公開合法地位，陰謀通敵暴動的叛國反民大案件。在本案破獲後，偏城縣政府、各救會特於去年十二月五日起，舉行了全縣幹部坦白座談會。與會除各系統幹部外，並有偏城西溝、寺子岩等村國民黨代表和全縣教員，共八十多人。座談會自五日起至十五日止，中間休會四天，開會六天。由於座談會治病救人真摯精神的感召，參加過國特組織的人，大多在會上坦白的揭露了自己幹的罪惡行為，並決心改過自新。這會不僅挽救了上國特當的份子，並且教育了每一個到會的人，更深刻的認識了偏城國民黨特務怎樣利用它的合法地位，幹着各種傷天害理的事情。

打入縣府利用職位，

特[illegible]抗日工作打擊積極幹部　破壞縣村關係破壞軍民團結

張怨，是偏城國民黨縣黨部的調查統計委員，在會上，他講出了自己怎樣利用縣政府科員的地位，去破壞西莊村的工作，他說：「我們的方針是：打擊積極幹部，打擊抗日工作。我是西莊人，又在西莊村府協助工作，所以我們首先劃定了打擊對象，是抗日工作最積極的村長和農會主任。西莊武委會主任，因為去年村裏貸款物品他沒有買到，對村長很不滿意，我們便利用了他，拉攏他來反對村長和農會主任。今年（指去年）二月，我號召村裏組織劇團演戲，在劇團裏我們團結了一批流氓地痞和對村長不滿的人。春天，縣幹隊到西莊後山去打柴，我就給村裏的民兵說：縣幹隊有柴金還來砍西莊打柴，挑動他們和縣幹隊起衝突。後來縣政府指示村公所把這事解決了，我又說：縣政府和村長偏袒縣幹隊，使民兵反對縣幹隊、反對縣政府、反對村長。今年四五月，村長、農會領導災民向富戶借一部份糧，[illegible]生產，我就借區西莊村的國民黨員，一面鼓動有糧戶說：『把糧藏好，可不要借給那些窮鬼』；一面又挑動借糧戶把借到的糧食賣掉，大吃大喝。並且帶着一夥[illegible]，[illegible]大鍋吃飯。我就抓住這錯誤，把村長農會主任嚴厲的批評了一頓，說要他們負責任，使他們情緒低落。同時，我們在其他村，也用同樣辦法來破壞鬥爭運動和階級團結。比如借糧時，在化魚溝我們領導挖窯洞，逼死了一個[illegible]。在脊塔，我們領導流氓地痞將中農高景榮辛勤積攢的七大斗米，一下吃光了，把他的大兒子都氣死了。秋天西莊繳公糧，餘三百多斤米，我們就佈置我們的關係財政主任對村長說：這餘下的米交了公，給全縣頂了，不如留村留下下季公糧。村長是個老實人，上了圈套，給財政主任抓了個把柄。我們就馬上抓住這個把柄，說村長貪污公糧，把他送到司法科判了三年徒刑。回到村裏，我們又宣傳說：看！當抗日幹部的沒有好下場！西莊的幹部和群衆，就這樣一天天消沉下去了。可是誰能想到，打垮西莊工作的就是縣政府派去幫助西莊工作的我啊！」

國特份子還掌握了司法部門，司法科長[illegible]便是國民黨偏城縣黨部的委員。他說：「我們利用司法工作來破壞工作的方法是很多的：第一、處理案件時，打擊貧苦農民，破壞[illegible]運動。今年[illegible]武有康和老虎溝岳喜成為爭房地的糾紛，因為武有康是[illegible]，而岳喜成是貧農，所以我就把房地都判給了武有康。第二、[illegible]小偷增多，社會秩序混亂。[illegible]本村某人偷食六七大斗，本應判死刑，但結果我只把他判了[illegible]。三、利用司法工作打擊抗日積極份子，比如神廟鋪江[illegible]，只有[illegible]，所以司法科故意拖延時間不審問，後來處理時，沒有證據，就馬馬虎虎判了徒刑，張鋆全也加判了好幾個月徒刑。

第四、鼓動大離婚運動，要窮得窮人一輩子沒老婆。今年七八月到張怨我們佈置了一個大離婚運動，來縣府離婚的很多。我就把很多窮人判決了離婚，讓他們打一輩子光棍（再娶不起老婆）。郭莊公安員是貧農成份的，女人要求離婚，郭公安員是貧農成份，在村裏工作很積極，不願和老婆離婚，結果我用『虐待理由』判決了他們離婚。我在縣黨部開會時曾說過：同志們，選擇對象吧，不怕她有男人，也不怕她不願意，只要你們提出來，我老張都能幫你們結成婚。我還利用司法科的權力，來庇護國民黨員。國民黨小泉村負責人唐泉，貪污了十幾石倉穀，群衆決議讓他包賠四石，後來我為他出了把力，減為一石。」

[illegible]報1944.3.31

擺力破壞抗日教育　毒害青年學生

蘇西青是一個二十一歲的青年教員，由於他政治上落後與感情腐朽，在去年上了偏城國民黨縣黨部的當，擔任了國特的教育委員。他沉痛的訴說了他自己和高小的其他特務怎樣執行國特的指示，利用自己高小教員的地位，來破壞高小和毒害青年學生：「我們在高小，做了很多破壞工作：一、在學生面前降低共他教員的威信，特別集中火力，打擊不是特務的教員陳通國（二）、打擊[illegible]的兒子），藉口他有個大缺點，就在班上宣佈他是壞蛋。三、組織木刻組，在組織三個學生，並傳授他們參加三青團的組織。四、在選擇教材上，多是深奧的文章，很少選用各種有關當前政治問題的文章，使學生不懂，因而不感興趣。五、不積極幫助學生會改造工作，反而擴大剝學生會的幹部，使他們灰心喪氣。六、用溫情關係，使他們不能安心學習。七、經常宣傳反動言論，譏諷八路軍不打仗。又說：[illegible]是打擊地主富農。總之，我們用惡毒心機，使學生不能很好的受到抗日教育，並且努力爭取一部份幼稚的學生參加特務組織。[illegible]有時自己也覺得自己怎樣成了這樣一個[illegible]的人了，但是，已經陷於泥坑，已經沒有勇氣自拔了！」

大量放毒，想把偏城人民都毒死

偏城國民黨北區特務中隊長武云傑，說出了國特要把偏城人民都毒死的大陰謀，他說：「今年六月，劉灝從林縣國民黨北黨部，給來了兩斤毒藥，並當即分給我一斤。我給我們村長家樓上的糧食放了二兩，農會主任與克[illegible]的炒麵罐下了一兩，後來又到小[illegible]，永貴家的水缸裏放了半斤，不過沒有毒死人。我們還訂有獎懲條例：毒死縣幹部獎八十元，區幹部五十元，村幹部三十元，不放的殺頭。」為什麼國特要破壞村[illegible]，打擊積極幹部，到處放毒藥呢？難道他們不是中國人嗎？他們這樣做不是幫助了敵人嗎？

為什麼作這些壞事　原來是受敵人指示

—劉翰—

國民黨偏城縣黨部書記長劉灝的答覆了這個問題：原來國特勾結着敵人，接着敵人的指示。他說：「去年（指一九四二年）春天，林縣黎城縣黨部（那時我們還受黎城縣黨部領導）會來過一封密信，說是[illegible]可秘密推動各村，對敵人『維持』，並決使三月底，我們的黨員王天德來便說：他已和敵人連系，給敵人各方面[illegible]。他[illegible]到潞城敵偽據點，常駐長治、潞城，[illegible]敵人的吹『掃蕩』他都隨同敵人，作[illegible]的偵探，在戰爭中隨時助敵。潞城敵人來宇莊，要我們設法『維持』，希望我們事先調查好了幾件事：一、公私[illegible]所在地。二、軍隊駐時駐地。三、抗日幹部駐時住那裏。四、民兵和軍隊好在那裏隱藏。五、王天德和資財存放地點。並告訴我們聯絡記號：敵人是紅布條，我們是綠布條。我們黨部討論後，決議接受他來信的要求。後來[illegible]宇莊、村莊沒有人敢和敵人發關係，只有[illegible]、宇莊、木口、西莊、鄭家溝等村接上了頭，由王天德依照指示引敵人挖了四個窯洞，[illegible]。西戰的劉[illegible]特陳仁義組織了『維持』，還把自己的閨女兒和媳婦都獻給敵人糟蹋。這樣我們就和偏城敵人通了關係。今年[illegible]殷英投敵後，國民黨[illegible]北黨部會經來過一個指示，說以後聯系不便，可以直接和敵人取得聯系。不久，武安國民黨縣黨部敵人來，告訴我們今年『掃蕩』，武安敵人要來，叫我們大膽些幹，給的調查任務和縣城敵人一樣，聯絡記號也還是紅綠圓布片。我們把調查任務佈置下去了，並且準備戰爭時將黨部的人在偏城和敵人接頭。一直到現在，我們和敵人的聯絡還很密切，有四條交通線：一條通黎城，一條通武安，還有一條是通[illegible]北大漳村寨，一條指使下的像北國民黨黨部。」

陰謀三次暴動　製造各種謠言

偏城國特不但勾結敵人，而且還陰謀推翻抗日政權大暴動。偏城國民黨特務大隊長劉灝，在會上報告了他們暴動的計劃：「在今年三月[illegible]、孫北上的暴動落谷之後，不久武安敵人要求我們配合『掃蕩』，發動『維持』，我們討論後決定組織第二次暴動。為了指揮這次暴動，我們組織了『光復失地委員會』，分工是：林雨霖當『總指揮』，我當『參謀長』，劉[illegible]當『政治主任』，『宣傳委員』劉炳青，『隨軍情報員』張怨。決定第一是在敵人來前，在各地背遍放電，打黑槍，引起社會恐怖，並擴大宣傳『蔣汪合流』和『變天』思想。第二是在戰爭來時，利用我們在政府的名義和職位，調查軍隊彈藥地點，並且設法不給八路軍救濟；另一方面從宇莊、廣頭、青塔、崔門口各點起，作封鎖縣『維持』，由劉灝擔任『維持會長』。我們還佈置了政府中的黨員，包圍消滅縣指揮部，明明敵人來了，我們在縣指揮部的人却說是『五旗』，引敵人[illegible]，且暗地裏還派下一個縣幹隊員去和敵人取聯系，敵人沒有理睬，把這個縣幹隊員打死了，因此沒有接上頭。不然，要裏應外合，縣指揮部很難跑脫。這次，敵人在偏城停留很短，所以暴動計劃失敗了。但是，我們馬上又佈置了配合敵人秋季『掃蕩』的第三次暴動。」

劉炳青，是偏城國民黨縣黨部的宣傳委員，最初他什麼也不肯交代，後來經過許多說服，他還說沒有幹過什麼壞事，可是在大家的質詢和反省較深的劉灝、蘇西青等人誠懇的規勸下，最後他也把國民黨的宣傳方針在會上報告了：「我們經常宣傳將汪合流，和中央軍一定要收復陝北、華北和東北。並針對根據地各時期中心工作，進行破壞宣傳，組織互助組時說：組在人，收在天。還組織互助組時說：自己困難解決不了，還要幫助人，這是生氣組。大家要各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破壞民兵說：民兵打槍是招惹敵人。[illegible]說：朝廷[illegible]人遭殃，不怕荒年只怕[illegible]年，這是老天收人嘛。又說：政府號召[illegible]時說：在家怕敵人，出外怕小偷。讓小偷偷了，還不如讓敵人搶了。總之，我們製造各種謠言，來進行破壞。」

劉灝、蘇西青　當場恢復自由

雖然偏城國民黨特務幹了這樣兇惡大恐怖的事，但是縣政府對於他們却抱着治病救人的精神，耐心的挽救他們。這次在座談會上反省最澈底的蘇西青和劉灝，當場恢復了自由。對其他人，也減輕了他們的罪刑，希望他們繼續反省，更加坦白，挽救自己。

很多上特務當的人被感動了，張怨、劉灝、劉炳青、劉進、劉永昌、劉寶玉、常鎖、劉蕊等十多個人，在會上自動坦白承認上了國特的當，並且向大家控訴國民黨特務殘害青年的罪行。他們親自體會到了，只有抗日政府才是真心關心他們和愛護他們的。

這個座談會不僅使大家認識了國民黨特務份子的罪行和政府的寬大政策，並且教育了大家。會後一個縣幹部說：「這個會使我警惕到自己的個人英雄主義和好感情用事，正是國特份子可以鑽的空子！」

這次坦白座談會後，偏城的反特務鬥爭正日漸走向群衆中去。偏城縣政府及各救會，還於十一月二十六日，召開了偏城反國民黨特務份子坦白運動大會，來掀起全縣群衆性的反特務運動。

國內外大事

一分區開了一個英雄大會，叫英雄們要做大生產運動裏的領導者，要領導推動群衆展開生產工作。

太行區在去年破獲了一個國民黨特務勾通敵人破壞抗日政權殺害人民的大案件。這事情發生在偏城。在一個坦白座談會上，國民黨特務份子說出了怎樣勾結敵人，放毒藥，暴動，造謠言，破壞抗日的種種罪狀。他們坦白了以後，政府本着一貫的寬大政策，將他們釋放了。

第一[illegible]前面的紅軍，也渡過了[illegible]，打到[illegible]城郊，同時還攻[illegible]外[illegible]部，收復了科[illegible]，[illegible]鐵道線上。

第一烏克蘭前線
紅軍也渡過普魯特河
衝到車爾諾維支城郊
喀爾巴阡山麓收復科羅米亞

新華 1944.3.31

斯大林二十九日給朱可夫元帥的命令稱：因爲第一烏克蘭前線我軍坦克部隊和步兵部隊的技巧的作戰，光復了重要鐵路連接點，喀爾巴阡山麓[illegible]的抵抗中心科羅米亞城。今天晚上，莫斯科要用一百二十四門大砲一同放禮砲十二響慶祝這勝利。

蘇情報局二十九日公報稱：第一烏克蘭前線我軍，光復科羅米亞城。據不完全統計，我軍[illegible]「虎式」坦克十三輛，滿載軍火火車十九輛，火車頭四十五輛，卡車四百八十輛。同日，我攻克卡門尼支—波多爾斯克州區首府斯塔拉亞—烏什查。此線我軍，強渡過普魯特河，追擊車爾諾維支，在該城近郊與敵激戰。摩吉勒夫—波多爾斯基以西，我軍攻克居民區多處。伯爾畢以南以東，我軍繼續前進，攻克區首府吉特卡林、辛得涅西及科丁諾尼等城與其他居民區多處。伯爾畢馬伊斯克城西南，我軍繼續發展攻勢，攻克敖德薩州區首府法爾塔、克奧德姆與朗洛、伏爾沙亞等城及其他居民區四十餘處。佛茲列森斯科也城東南及西南，我軍繼續作戰前進，攻克居民區多處。（以上譯自莫斯科三十日塔斯電。）

新華社莫斯科二十六日電：（遲到）路透社記者金氏報導，比薩拉比亞境內的科涅夫元帥所部昨日已望見普魯特河，在羅馬尼亞境內進行抵抗的德軍正迅速敗退中。由於朱可夫元帥向聶斯德河的不行推進，現威脅通匈牙利和捷克的門戶車爾諾維支。曼斯丁極可能被迫將其防線更向西撤退，他們企圖沿塞內特河（該河南流入多瑙河，與普魯特河平行，在車爾諾維支西南及加西以西。）據守喀爾巴阡山隘，事實上在發展成爲爭取普洛什蒂油田的競賽。在這競賽中以愈益大膽的迂迴推進的蘇軍，大有追過意圖解體的曼斯丁軍之勢。此間人士相信，如果德軍統帥部欲進行抵抗，以保護羅馬尼亞油田及其在巴爾幹的地位，那它必須用後方調來的軍隊，而不能用那些現在由殿後撤退被[illegible]佔領的蘇聯土地上退卻中的部隊。本週，形勢已經完全改觀，特種紅軍已經到達[illegible]紅軍，發動從蘇聯邊界心領土，已經望見[illegible]。蘇大軍兩路在六天突破，先全粉碎了的反抗他們的強大部隊。在這兩路大軍之間，包圍了德軍幾十師，他們企圖阻遏現在由四個方向他們壓來的紅軍的猛進，但證明無效。同一週內，紅軍在渡過聶斯德河左岸二十四小時之內，便渡過了該河，並深入比薩拉比亞十哩，莫斯科人士相信着，如聶斯德河一如普魯特河，將延和布格河的德軍防線。總之在普魯特和聶斯德二河間的抵抗，雖然堅決，但其力不足以阻撓蘇軍的進攻，而紅軍現已建立了六十哩寬的橋頭堡陣，由於蘇軍進入伯爾齊，摩爾達維亞和羅馬尼亞間鐵路交通網的中心已被粉碎。羅馬尼亞邊境城市加拉茨已受直接威脅。紅軍先頭部隊現距該城僅四十哩。本週，曼斯丁受到重大和不可補償的損失，上週死亡羅敵十萬人，又加上了三萬人和在聶斯德河中淹死的成千數萬的溺斃者。過去一週中德軍坦克的損失數字，已由三週前蘇軍發動攻勢的一千輛增至一千五百餘輛。

讀者信箱
關於外交使節的幾個問題
——答第七與分會三支會

新華 1944 3.31

國際間外交使節的等級，大致分四類，即：特命全權大使、特命全權公使、駐理公使和代辦。四級中，除去第三級駐理公使在實際上已不再見於國際間外，餘三種都還是通常所習見的。前兩種在權限上，沒有什麼大的不同，在身分上，則有高低。依國際慣例，大使是代表派遣國的最高元首的，他在駐在國的身分，應等於其自國元首的身分，在法律上和在實際上，應享有其自國元首所應有的一切權利。他可以隨時決定請求謁見駐在國的元首，而不經任何攔阻。他的身份證明書，是由派遣國最高元首親自簽字的。公使是代表其自國的政府的，不經一定的國務機關如外交部的介紹或代請，他是不能隨時請見駐在國元首的。在商洽交涉問題中，他只能以駐在國的外交行政最高機關——外交部爲對象。他的證明書，是由派遣國外交部最高官吏簽字的。

第四種（代辦）外交使節，又可分爲兩類。第一類，是由於兩國相互取得同意，派遣這一級使節。它的檔級、身份，是應不如公使、大使的。第二類，是由於派遣國原駐在國的使節暫時出缺，其館務由使館次要人員如第一參贊暫代，則其名義也是「代辦」，但權限、身份，則比第一類「代辦」都不如的。

談到兩國交換使節的基本條件，那很簡單，即是：必須兩國發生外交關係以後。兩國外交關係的建立，大致有這樣兩種：第一是「依法的」，即兩國通過明文，一定的外交條約，互惠承認雙方的國際人格。第二是「事實的」，即兩國雖未正式通過任何國際手續建立關係，但兩國間確乎不可避免地有着共同的某種或某些利害關係存在，因而必須暫時的、非正式的締訂一個專門關於某一問題或某幾個問題的協定，而同時發生一定關係。在前者，當然兩國是應該和必然要互派使節的，其等級由兩國依互惠原則共同決定。中國在與土耳其建立外交關係後，曾派遣賀××爲駐土大使，但土方因種種關係相互利害，而竟遲遲答派，以至中國不得不召回賀使。但此當爲國際創例，不常見的。在後者，兩國間也必須互通信使，但依國際慣例，其等級沒有可能超過「代辦」，或爲參與代辦相等的以其他名義出現的外交代表。

至於兩國撤消使節，大致是根據下列四種情形：

一、兩國絕交了。其原因，可能是政治問題，因兩國相互地或有時單方面的深取壓制的政治手段，宣告兩國外交關係斷絕。如一九四三年蘇聯宣告與波蘭斷絕外交關係。（當然這種措施有時爲戰爭的前奏。）則兩國同時或先後召還各自的使節。

二、兩國進入戰爭狀態：

甲、經過依法的形式宣戰手續的戰爭，兩國使節在真正進入戰爭狀態前，自行或被勸告地召回。

乙、不宣而戰的戰爭：自法西斯侵略者發動侵略戰爭以來，從前的「國際戰時法」已約束不了它。在這種情形下，常常是以爭端爆發以後，兩國通過中立國的交涉，把彼此的使節放回來，已經談不到什麼自動撤退了。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美大使的回國情形就是這樣。

三、駐外使節發生對駐在國有侵犯行爲時。不管這種侵犯是屬於外交工作中的抑或是私人生活的，由於外交使節所特有的治外法權，駐在國無法依其法律加以處罰，則可以請求原派遣國加以召回。至若因此種侵犯而演變爲兩國間更重大的事變時，則使節的去留，便應如（一）或（二）。

四、兩國間之一國（或竟雙方同時）發生重大的政治變動或元首的更動，因而引起政府的改組，以至於其全面對內對外政策的更改時，則兩國使節應自行或被勸告召回，以待新局面暫停或澄清後再定。（軍）

瑞典報紙登載
匈牙利被佔領的經過

新華 1944.3.31

新華社斯德哥爾摩二十五日電：斯文斯卡日報稱，除德軍外，羅軍二師亦參加佔領匈牙利。不久以後，布達佩斯電台即在第五縱隊鼓動下爲德軍佔領，而「非法」的匈牙利電台亦開始工作，號召匈牙利人與侵略者鬥爭。據稱，許多地方發生戰爭。匈牙利事變過程可能如下：十天前，布達佩斯證悉德國集中大量軍隊於奧地利，但無人對此特別重視，因德國常常企圖在可能到來的談判中使用壓力。五日前，希特勒親信之一的來賓部長抵布達佩斯，並於該處與當地蓋斯塔波人員及德國聯絡軍官會談。此等舉動，亦未引起匈牙利人的猜疑。官方宣佈，來賓如以前各次一樣，來此目的在於建立「文化關係」，並謂他將作科學上的報告，但實際上他是在準備政變。三月十七日，霍爾奈突然接到希特勒邀他與其主要軍政專家去希特勒行營作重要談判。自三月十八日晚起，布達佩斯即不聞霍爾奈及其代表團的消息。因此，相信他們已被拘禁於希特勒行營。在匈牙利拒絕答應德國要求後，三月十九日夜及二十日，德軍開始越過奧地利邊境，跨過開入匈牙利。三月二十日，德軍同時自羅馬尼亞開入匈牙利。同一時間，希姆萊的代表在德國蓋斯塔波與聯絡官的幫助下，可能並受到住在匈牙利的德國人及當地納粹份子的支持，佔領了廣播電台及布達佩斯各重要地點。因此，自三月二十日起，匈牙利廣播電台即在德國控制下，電報、電話、交通自三月二十一日起，即在德國控制下。三月十九日及二十日，尚留在布達佩斯的唯一重要閣員爲加洛維普；目前他的下落亦不明。「非法」的匈牙利電台現於某省工作，號召匈牙利軍隊與居民抵抗侵略者。匈軍在許多地方堅決抵抗德軍。另外也有關於匈牙利居民與德軍的衝突的消息。斯德哥爾摩日報論及侵入匈牙利原因時稱，斯德哥爾摩匈牙利人士相信，匈牙利的被佔係由於匈國的邊境絕望及由於巴爾幹各國正考慮單獨講和的消息所引起。同時亦有日報認爲在烏克蘭戰線的迅速推進得到鼓勵。

美國報紙尖銳批評芬蘭政府頑固反動

新華 [illegible]

新華社紐約二十六日電：此間報紙一致尖銳批評芬蘭政府不接受蘇聯條件，有些報紙要求美國立即對芬絕交。實際民主政府，如果芬蘭繼續作戰、聯合國將來會從芬蘭絕戰條件投降。米爾斯基日報說，假如芬蘭繼續站在德國方面作戰，則美國迅速而決定地對他絕交是完全正當的。丹麥報威日報警告說，芬蘭要立即退出戰爭，否則將遭遇不可避免的災難。

•美•國•參•謀•總•長•
馬歇爾指揮作戰有功
蘇聯政府頒給他勳章

新華 一九四四.三.三一

新華社莫斯科二十六日電：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以美國陸軍參謀總長馬歇爾將軍在指揮美國對希特勒德國——蘇聯和北美合衆國共同敵人的鬥爭中的卓越軍事活動和成就，特昨日下令獎給他一等蘇伏羅夫勳章。

敵八四屆議會又閉會
•東•條•大•叫•戰•局•實•在•嚴•重•
•要•求•人•民•忍•受•任•何•困•難•

新華 一九四四.三.三一

新華社延安二十五日電：敵國第八十四屆議會已於二十二日復會，東條在會上悲鳴：「一個半月來戰局益急緊迫，願再三提及的便是今日的戰局實在嚴重。」的確，一個月來的事變出乎日寇的意料之外，使它驚惶失措。這首先是美海空軍猛襲日寇的「內南洋」，即馬紹爾、馬里亞納、加羅林三群島，給其物資力量以反擊。東條稱：「敵人復進行大規模反攻，深刻的決戰階段現在業已開始。」「戰局都爲嚴重，已沒有前線與後方之分。」其次是紅軍在烏克蘭的大攻勢，其發展的迅速與規模的巨大是日寇料想不到的。東條在演說中亦對其盟兄希特勒發出呼號，「不值希望德國更加勇敢奮鬥。」敵議會此次復會中的主要議題，爲通過敵政府的「戰局下的緊急具體方案」，搜括全國人力物力以圖最後掙扎。在結語中，東條要求日本人民「忍受任何困難」。

我國與加拿大
簽訂互助協定

新華 一九四四.三.三一

新華社延安二十八日電：據中央社重慶二十五日電，外交界息，我國前曾與美國於民國三十一年六月二日簽訂抵抗侵略互助協定。茲爲加強盟國合作起見，我國現又與加拿大於本月二十二日在加京渥太華簽訂中加互助協定，凡十一條，其內容與中美協定大致相同，由加方以戰爭供應品供應我國。

邱吉爾檢閱美空運部隊
他說：「你們不久就有機會打擊敵人，使這世界成爲自由的世界。」

新華 一九四四.三.三一

新華社延安二十五日電：據路透社英國某美空軍基地二十四日電，邱吉爾曾向美空運部隊說，你們不久將獲機會打擊敵人，使這世界成爲人類全體更好、更自由的世界，正是我們所決心實現的。我認爲你們全體將獲成功。邱氏說話時，頭上機聲雷動，降落傘部隊大批降落附近田野。邱氏講說，我今天來視察，深受感動，精神上也受很大鼓舞，在這數週中，我親見我偉大盟邦美國在這英國領土上，集合準備爲我們的共同目標打擊敵人。這目標比英美兩國中任何一國在過去曾爲之戰鬥的目標都要偉大。我們決心描繪壓迫我們的生活和迫使人民遠離家園的暴君政治，並擊潰罪魁，使這種暴君政治不再強加在人民頭上。